

藝術與生活

評松下裕惠畫作

日本藝術家松下裕惠，以剪紙畫聞名於藝術圈。剪紙畫的最高境界是甚麼？就是能夠以全景式的視角來欣賞作品，如同油畫或者水墨畫一樣。在本港展覽的松下裕惠作品，展現出其突出的藝術思想與才華。他的作品點出了藝術與生活的關係，也給予我們對生活的深層次啟示。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塞納河畔

迎靜氣、清心地

杜東原先生常雲：「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啟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繪畫是一門高度表現人類情感世界的藝術，抒發着人類對自然世界與自我世界的認知程度與生命感觸。而作為這一藝術的創造之神——畫家，應遠離塵世的喧囂、世俗的功利，寧靜平和、淡泊名利，離開這個充滿污濁與碎屑的塵世，才能創造出超越自然、闡釋自我的偉大藝術，只有那些傾注着藝術家生命力、感悟力與靈感的作品才能浸潤人類的貧瘠荒蕪的精神土地，才能撫慰人類將坍塌的靈魂世界，這樣的藝術才是真正偉大的藝術。松下裕惠做到了，他的作品直抵我們的生活與靈魂的最深處，我們從他的作品中觸摸到了生命感動的力量和生活平靜的靈魂。中國古代畫論提出「迎靜氣」「清心地」，「親風雅」，「不可有名利之見」，不能「沉緬於酒，貪戀於色，剝削於財，任性於氣」等對於畫家生活的具體要求是偉大的人生的藝術對於人的理想人格的嚮往之表達與對於人類靈魂的塑造情愫之呈現。中國畫論對畫家德行作出了重要的闡釋，詩畫一體的傳承模式承載着中國古代為人為學的理念，成了中國古代作畫的獨特之處。松下裕惠之畫作所體現出的高雅之格調、恢弘之氣勢、生命之感動全部在這合一的老根裡化為了一種平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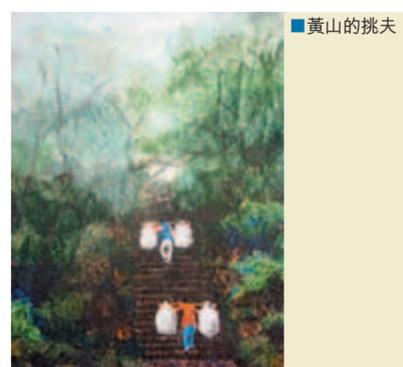
明代趙文度常雲：「樹無他法，只要枝幹得勢，則全幅振起。」從這個視角審視作品《成長的意志》《呼吸》《黃山的挑夫》可見其成功之處。作品《成長的意志》中老樹盤根錯節，緊緊植入腳下的紅土地，模糊的前景處理，讓人們不再迷戀於樹的細節，而是用情志去感受樹的頑強的成長意志和偉大的生命力，曲曲折折的枝丫布滿了滿懷生命力的綠葉，在蒼翠的葉的襯托下零星地散布着粉色的花，她們是大樹對這片土地愛情的誓言，她們見證了大樹與腳下這片土地年復一年的堅守與依偎。滿地飄零的落葉不是逝去，而是飽滿、熱烈、奉獻，它昭示了大樹對這片紅土地的無謂的執着和深沉的愛戀和紅土地對樹和枝的一片情。作品《呼吸》描繪的是朦朧靜謐的清晨，鳥兒在巨大的樹下享受着大自然的厚愛，背景為飄逸模糊



■塞納河畔



■呼吸



■黃山的挑夫

的霧氣，微薄的陽光已經把遠方映襯得光明潔淨，即將蘇醒的大地在朦朧的霧氣的籠罩下、在露水的愛撫下展示了她的安詳。在明亮的背景的襯托下大樹蒼翠欲滴的枝葉如翠玉般噴薄着生命的力量，參天的古木高大挺秀郁郁蔥蔥，筆直的枝直沖雲霄，伸向了未來，伸向了遠方，橫生的幹猶如觀音的玉臂散發出對這大自然的傑作神聖的愛之光。所有熱烈蓬勃的生命都在自由地呼吸，縱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饋贈，享受着生命的渴望。得勢的枝幹為《黃山的挑夫》勾勒了別有風韻的景致，整個畫面展示了綠色的自由地生長，而被這綠色包圍着的挑夫卻顯得那麼的荒涼，我們看不到那種生命蓬勃自由的活力，我們更看不到挑夫的未來和希望，延綿的山路從背後一直伸到了遠方連挑夫腳下的山路似乎也是那麼的黯淡無光，死的沉寂和重壓在肩頭的担子一起把挑夫遠方的路壓得越來越窄，越來越蒼茫。

山水風情的寫照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訓》中，便已指出水之作法：「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靜、欲柔滑、欲汪洋、欲回環、欲肥膩、欲噴薄、欲激射、欲多泉、欲遠流、欲灑布插天、欲澗撲入地、欲漁釣怡怡、欲草木欣欣、欲挾煙雲而秀媚、欲照溪谷而生輝，此水之活體也。」郭熙把水的作法說得極其詳盡，觀先生作品《古鎮的早晨》《塞納河畔》《小島》作水之處，不

得不欽佩其對自然世界的把握和感悟之深刻與獨特。作品《古鎮的早晨》把江南水鄉的韻味與靈魂表現得淋漓盡致，河流是江南的家，水是河流的魂，江南水鄉的古鎮生長在河的兩岸，吸取着河的力量、河的靈魂。錯落有致的房子，彎彎曲曲的石子兒小道渲染着生活的平靜與溫柔。暗色調的天空、房子、小道與河流把水墨的意境延伸到了古鎮的早晨，柔滑深靜的河水如一面鏡子倒映着古鎮的過去、現在、未來，爐子生火的煙霧打破了古鎮早晨的寧靜，高懸着的燈籠如江南的胭脂似的點綴着古鎮的面頰，訴說着古鎮的歡快與惆悵。《塞納河畔》的肥膩柔滑的水不禁讓人想起「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暮江秋色圖，溫暖柔和的塞納河滋潤着偉大的藝術之都，也孕育了這所有的生命。生機盎然的河畔，嬉戲追逐的鳥兒，繁忙的船隊在聖潔的塞納河的懷抱裡幸福、自由地憧憬着未來和遠方。在碧波蕩漾的大海上，沉靜的藍天和汪洋的大海一起化作了《小島》舞台，幸運的小島則成了這個舞台上的主角兒，盡情地綻放自己的舞姿。房子星羅棋布地駐紮在小島上，與大海和天空爭奪這大自然的舞台，紅色和白色是小島起舞的音符，小島以堅韌的生命力和頑強的意志成就了自己的夢想。

意與象的比較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訓》中指出：「見

青煙白道而思行，見平川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而思居，見巖泉石而思遊。看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真即其處，此畫之意外妙也。」明代李日華論畫：「凡畫有三次第：一曰身之所容。凡置身處，非遼密，即曠朗，水邊林下，多景所湊處是也。二曰目之所矚。或奇勝，或渺茫，泉落雲生，帆移鳥去是也。三曰意之所遊。目力雖窮，而情脈不斷處是也。又有意所忽處，如寫一石一樹，必有草草點染取態處。寫長景必有意到筆不到，為神氣所吞處，是非有心於忽，蓋不得不忽也。其於佛法相宗所雲：極迴色、極略色之謂也。」創作者創造出意境高遠藝術作品，在創作的過程中把自己的情志寄托於作品之中，即寓情志於所作之景，從而創作出情景交融、言有盡而意無窮藝術境界，一切偉大的藝術作品必然會遠遠超出作者自己預設的藝術期待，審美者的意外所遊，必能體會到藝術作品的無窮盡的言外之意、象外之形。夜月的《陽關》並不孤獨，因為有月的陪伴。歷經滄海桑田的變化陽關依舊是陽關，往日的繁華已經不屬於這裡，所有的人事都成了過眼雲煙，此情此景引發了無數歷代文人墨客的吟詠之情，可憐的人類嘲笑陽關孤獨，可沒想到真正孤獨的是我們自己業已坍塌的靈魂世界。七幅作品表達了先生對生命的把握和對生活感悟，《陽關》的言外之意、韻外之志應屬於這七幅畫作中為最深遠的了。

「國際化」的內涵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大城市，相信不會有人反對這個結論。但是，該如何理解「國際化」這三個字，則是一個比較嚴肅的課題。長年以來，本港沉迷於「國際化」的情感陶醉中，卻從沒有認真思考過，一個真正國際化的城市，究竟應該具備怎樣的氣質。說到底，這是對「國際化」的內涵缺乏了解造成的。

每日清晨上班、上學，或是每日晚間回家，在地鐵裡，在巴士中，在天星小輪上，都可以見到拿着上網本（iPod）的青年男女。這堪稱是國際化的典範，也可以說是資訊時代的突出代表。但是，若在不侵犯隱私的情況下大體觀之，則會發現大多數人是在玩遊戲或者是進行臉書的聊天。少有人是在進行閱讀或學習。但是，這絲毫不妨礙每年在電子新產品發佈銷售時前來排隊買貨的客人。或許，這就是香港國際化的一個尷尬事實：國際化只是一種表面和浮誇。

如果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那麼，城市的時間計算，應當是以秒為單位的。也就是說，城市的生活、工作節奏將會非常

之快。香港的生活節奏快嗎？相信大家都不會有疑問，這是一個講求速度以致有些不近人情的地方。但是，在每日茫茫的人流中，有一種現象，卻是香港人不計較時間的典型——搭乘不直達的東鐵列車。

人盡皆知，東鐵列車的兩端分別是羅湖和紅磡。有時，從紅磡發出的列車，並不會以羅湖或者落馬洲為終點站。記者時常留意到，每當站工作人員宣佈列車的終點站是沙田或上水時，總會從車上下來一大批人，等候下一班列車。這些乘客不會考慮到先上車、再轉車以節約時間。似乎一個指令下達之後，他們就有了一種下意识的回應——只能搭乘前往終點站的列車，否則就是錯誤或者浪費時間。殊不知，此種做法之下，浪費的時間會更加多。

這就是香港國際化的現實。類似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不勝枚舉。一個真正國際化的城市，應當是建立在正確本土觀念基礎上的一種世界觀與方法論，是一種全球化的審美意境與視角。毫無疑問，目前的本港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香港究竟



■成長的意志



■存在

有多大？這是看待國際化的一個前提條件。有人覺得香港很大，大到了似乎足以和內地總量相提並論的地步。這與香港人長期形成的「香港」、「大陸」觀念有很大的關係。在這種觀念下，市民們沒有能夠正確理解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不少中國歷史或者中國地理學得比較差的人，甚至會誤以為香港與內地差不多大。這種視野基礎上的國際化，所能夠達到的最高層次，也就是外國藝術家的展覽、演出，而不會再有鮮明的進步了。

擁有國際商品、國際名牌、國際金融機構，這些，並不能構成國際大都市的絕對要素。香港有七百萬人，試問：又有多少人與國際商品、國際名牌、國際金融機構扯上關係呢？國際都市，說到底是一種大眾化的生活意識，是一種審美的情趣與意境。一直有人鼓噪，認為香港是「城邦」。但是不得不遺憾地指出的是，若以中國古代的城市列邦來看，香港不具有完整意義上的東方倫理繼承性——光是人人都有英文名這一點，就不能夠與中國古典

的文化掛鉤；若以西方的希臘城邦來看，本港更是沒有可比性。希臘的城邦制度，是建立在普遍文化的基礎上的，以希臘與波斯的戰爭為例，當兩國交兵時，希臘全國上下的各個城邦幾乎都團結一致、共同抗敵。本港目前的社會輿情心理與國家觀念是否已經到達了這樣的高度，仍有討論的空間。所謂的「城邦」論，不過是對「國際化」概念的一種反諷與嘲弄，也是一種小市民意識的抬頭與叫囂，值得大家引以為警。

因此，要想真正走向國際化，香港其實還有一段路要走。培養深層次的文化意識與地球村公民意識，才是國際化的必由之路。總的來說，國際化不是精英的專利，也不是資本的符號，它應當成為一種大眾的生活模式與心理思維。如果香港的國際化，在地理層面上永遠只是停留在中環與半山區，那麼，其餘的生活模式就無法成為世界語體系的一個成員。香港不僅僅有中環與半山，也不僅僅是商業與金融，香港擁有的還有很多。只有大眾的國際化，才是真正的國際化。 文、攝：徐全